

## 第四十章 畫中人、畫外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三思什麼？”

慶國皇帝抬起有些沉重的眼簾，最近這幾天，南方雪災之跡漸現，各路各州的奏章竟是比這滿天的雪花飄來的更多，不是伸手向朝廷要銀子，就是要征夫，要不就是叫苦連連，說來年要減賦免征。

減便減吧，那人說的對，靠從土地裏刨銀子，就算刮地三尺也刮不出多少銀屑兒，銀子這種事情，還是得靠賣東西。安之在江南給朝廷掙了那麼多銀子，自然朝廷也就不急著各郡裏的那些稻杆錢了。

隻是薛清從杭州都發來告急，難道今年連江南的雪都這麼大？

皇帝皺了皺眉頭，前年秋天一場大水，不知淹死了多少自己的子民，衝毀了多少民舍良田，好不容易用了一年多的時間，朝廷緩過勁兒來，積蓄了一些氣力，哪裏料到又突然來了一場大雪。

這老天爺，還真是不給自己這個天子麵子。

不過聽說江南那個杭州會似乎提前預料到了冬天的雪災，提前做了不少準備，畢竟是民間的組織，賑起災來是要比官府的動作迅速些。每每提到此事，宮中的母親也是眉眼間帶著笑意，老人家是個慈悲人，最見不得那些民間淒慘景象，如今這杭州會怎麼說也是宮中貴人們湊錢弄起來的，宮裏的婦人們都覺得臉上有光。

皇帝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晨丫頭弄這個事怎麼這麼上心，看來果然是在宮裏憋壞了，隻怕也是被她那相公給帶壞了，堂堂郡主娘娘，卻盡在這些事務上費心。

他猛然驚醒，這才思及自己走神，可哪怕是走神裏所想的事兒，也和...那個年輕人有關係，於是微怔之後，又笑了起來，重複問了一遍。

“三思什麼？”

...

殿中跪著的是門下中書裏的舒大學士，這位大學士年紀已長，向來頗得陛下尊重，而且一直是以位諍臣的麵目行走於朝廷之中，所以先前議論調查欽差遇刺一事時，隻有這位大學士敢站出來，反駁陛下的意見。

隻是大臣們都以為陛下此時心中一定震怒，所以都有些畏怯，即便是敢於直言的舒大學士，也沒有如往常那般隻是一揖為禮，而是直接跪了下去。

可是他沒有想到，端坐於龍椅之上的陛下，竟是沒有聽清楚自己說什麼，竟似是走神了！

而皇帝先前走神裏唇角帶著的一絲笑容，也落在了眾臣子眼中，大臣們心中犯著嘀咕，心想陛下是想到什麼事竟如此高興？難道他心裏並不如文武百官們所猜想的那般震火？

不可能，大臣們在心裏搖著頭，誰都知道陛下最寵愛範閑這個私生子，於是在這些自以為精明已成天性的大臣心中，這抹笑容就多了一絲神秘莫測的意味，群心顫栗。

“請陛下三思，那城弩編號雖屬定州，隻是...這個線索未免也太過...”舒蕪思考了會兒，不知道該用什麼詞語，“太過明顯，總覺著應該是真正的奸人刻意栽贓，還請陛下三思，收回先前那道旨意。”

皇帝笑了笑，這才明白舒蕪驚懼的是什麼，揮揮手說道：“起來回話，這麼大年紀的人了，不要動不動就學人跪著進諫。”

這話顯得很溫和，而皇帝的溫和卻透露著一股自信與穩定，似乎根本沒有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眾大臣先前還在擔心陛下對於朝廷的控製，此時看著這一幕，卻忍不住咋舌自責，以想自己怎麼可以這麼糊塗，龍椅上這位是誰？可是慶國開國以為最強悍的一位君主。

“朕讓葉重回京，當然不是述職這般簡單。”皇帝微笑著輕輕捋了捋頷下的短須，說道：“既然欽差遇刺一事牽連到他，他當然要解釋一下，葉家世代為國駐守邊疆，功在天下，朕當然不會心疑，隻是此事總要有個決斷，總要說清楚。”

舒蕪抹抹額上的汗，有些困難地從地上爬了起來，在胡大學士的攙扶下歸入列中，他起先聽著陛下下詔令葉重返京，本以為陛下震火之下，準備直接將葉重索拿入獄，替自己的私生子討公道，所以惶恐之餘才出列進諫，此時聽著不是這麼回事，才覺心安。

他雖是文臣，但在朝中已久，當然明白軍隊對於一個建國不足百年的國家來講，意味著什麼，所以他很害怕陛下因為山穀狙殺之事，大肆辱擾軍隊，從而動搖朝廷的根基。

舒大學士一心為了慶國，所以他舒了心，而皇帝的這番話落在別的大臣耳中卻是另一番滋味，足堪咂摸。

“陛下為什麼突然對葉家如此溫柔了？”

正因為在過去的兩年裏，陛下對葉家太不溫柔，所以今時今日，陛下忽而溫柔，一時間，不知道有多少大臣轉不過彎來。

但所謂帝王之威，思想工作方面，臣子們轉不過彎來也必須要轉，所以俱伏於地下，大讚陛下聖明，寬厚雲雲。

...

皇帝其實並沒有想那麼多事兒，他也沒有如臣子們想像中的那般憤火，身為君王，保持必要的神秘感以及亙古不變的平靜，以顯示自己的不動如山、天下盡在朕手中...更何況範閑並沒有死。

範閑如果在山穀裏被殺死了，對於慶國皇帝來說，這就是一個刑事案件。

範閑既然沒有被殺死，刑事案件就變成了政治事件。

但凡偉大或者昏庸的政治家，在處理政治事件時，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，那就是不著急。前者不急是因為胸有成竹，後者不著急，是棘手不知如何下手。

皇帝自然是前者，隻不過他多了一個身份，所以對於範閑的遇刺依然有止不住的憤怒，身為一個父親，他最想做的，當然是把範閑接到宮裏來看看他的傷勢如何，隻是這次不是懸空廟的刺殺，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把範閑接入宮中。

隻是後來聽到回報，範閑在府裏養傷沒有多久便出城去了陳圓，皇帝便知道範閑的傷勢並無大礙，將心放了下來。

是的，請不要忘記，就算大慶朝的皇帝陛下是天下最冷淡無情的人，再如何王八，也是王八蛋的爸爸。

...

正如陳萍萍與範閑拚命猜測，拚命試探的那樣，這位陛下始終擁有著世人難以企及的自信，以及這十幾年來遮掩在平淡麵容下的雄心。

對於軍方的這次狙殺行動，皇帝自然也有些震驚，而且時至今日，他也無法全知全能地查到是誰家動的手，隻是有個隱約的猜測，但他並不如何擔心。

恰恰相反，他很歡迎有人開始正麵挑戰自己的權威，並且極巧妙地將這個局勢尋引到他所需要的方向當中。

自己國度裏的一切，早已引不起他的興趣，將這大慶國的疆土統治的再如何穩定，對於渴望在青史留名，而且是最墨跡淋漓的名字的他來說，已經沒有一絲意義。

他等著那一天，無比渴望，強抑激動地等待著那一天的到來。

“稟告陛下。”一位公公跪在禦書房門檻之外，對著榻上那個穿著大錦袍的天子恭恭敬敬說道：“和院裏對過了，小範大人回京前那些天，各府上都安靜著。”

“嗯。”皇帝點點頭，示意知道了，“滄州那邊的消息回來沒有？”

公公的屁股蹶的更高了一些，柔聲說道：“燕都督離營回京，一路上都沒有異狀。”

皇帝揮揮手，讓那太監頭子退了下去。太監頭子不敢多說，隻是扶在地上的手微微顫了一下，心想還有定州方麵的消息沒有回報，陛下怎麼不回？難道是已經料定是...或者是準備算在葉家頭上？

“你怎麼看？”皇帝隨意從榻邊拾起一卷書翻著。

垂垂老矣的洪公公慢條斯理地走了出來，在皇帝身邊略躬身一禮，緩緩說道：“老奴哪裏能有什麼看法。”

皇帝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人人總有自己的看法。”

洪公公輕輕咳了兩聲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老奴以為，此次小範大人山穀遇刺實在有些蹊蹺，總覺著像是被人安排好了的事...隻是怎麼也想不明白，能有氣力安排這局的人，為何會對小範大人不利。”

皇帝將手頭的書卷扔在了一旁，沉默了一陣後說道：“這事不要說了。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洪公公躬身一禮，片刻後輕聲說道：“太後娘娘請陛下稍後去含光殿裏坐坐。”

皇帝溫和笑道：“還用得著你來說這事？”

洪公公猶豫片刻後說道：“宮外有消息入了太後的耳，老人家似乎有些鬱結。”

皇帝眉頭微皺，問道：“什麼消息？”

“一是那名叫宋世仁的狀師回京後嘴巴一直沒有閉上，還在議論著江南明家的那場官司。”洪公公小心翼翼地看了皇帝的臉色一眼，請示道：“太後不喜歡。”

皇帝的麵色有些冰冷，手指頭下意識裏敲著木案，宋世仁乃是江南幫範閑打官司之人，在蘇州府上連辯三月，講的便是慶律中關於嫡長子天然繼承權的問題，這狀師在京中有些小名氣，想來也是聰明人，怎麼可能回京之後，還會大肆宣揚此事？

一念及此，皇帝馬上明白，定然是有人安排，而太後肯定心裏也清楚，所以有些不高興...畢竟太後老人家還是疼愛太子這個孫兒的。快把嘴閉上。”停了陣，皇帝又冷漠說道：“但...不要把人給弄沒了，他是範閑的人，朕總要給小孩子一些臉麵。”

洪公公斂聲靜氣，輕輕應了一聲，卻沒有馬上離開。

“還有何事？”

洪公公枯容未變，輕聲說道：“宮裏聽說...小範大人在江南得了一把好劍，是那位監察院駐北齊頭目王啟年送過來的。”

皇帝的左眼下方的軟皮忍不住跳動了兩下，卻強抑住內心生出的一絲煩厭，溫和說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...

於濕後朱黑混雜的宮牆下行走，於圓間經冬耐寒的金線柳下經過，宮中湖泊已然結冰，秋日衰草卻沒有承接瑞雪的榮幸，早已被雜役太監們清除幹淨。

沿路一片整潔下掩蓋著的荒蕪。

皇帝當先一人負手行走於闊大的宮中，四周沒有一個人敢過於靠近，後方姚太監領著一幹小的，捧著大衣暖壺小手爐跟在後麵，小碎步走著。

沒有行走多久，便來到了一方安靜的小院前，院中有樓，小樓。

正是皇帝與範閑第一次談心時的那座小樓。

皇帝推門而入，隨手拂去門頂飄下的幾片殘雪，逕直上了二樓。

姚太監從小太監們手上接過那些物事，叮囑了幾聲，也進了小院，卻不敢上樓，隻好在樓下安安靜靜候著，同時開始煮水備茶。

皇帝站在二樓的那間廂房裏，雙眼看著牆上的那幅畫，看著畫中凝視河堤的黃衫女子，許久沒有說話，隻是一味沉默。

他的眼雖注視著她，心裏卻在想著別處。

劍？自然是那柄王啟年從北齊重金購來孝敬安之的大魏天子劍。狀師？皇帝冷笑著，安之如今被狙殺受了重傷，可是那些人們還是不肯安靜些，母親對安之的態度已然平和，不問而知，這些事情自然是那位好妹妹和皇後在旁邊勸唆著。

半年前李雲睿安排人進宮給太後講紅樓夢，皇帝就清楚這個妹妹心裏做的什麼打算。

今日狀師與劍...自然又是想挑得母親動怒，皇族規矩多，一位臣子暗中拿著前魏天子劍，確實有些說不過去。

隻是安之還傷著，那些人就忍不住想做些什麼事情，這個反差讓皇帝有些隱隱的憤怒。

許久之後，一聲歎息打破了小樓裏的寂靜，皇帝緩緩轉身，在那幅畫像之前坐了下來，左手輕輕撫摩著桌上的一件事物。

修長穩定的掌下，正是那把劍，那把王啟年重金購得，送至江南的大天子劍！

...

皇帝的唇角綻起一絲微笑，想來那些人都不清楚，範閑醒來的第二天，就把這劍托人送進了宮中，送到了自己的手上，而且還附帶了一封密信。

信中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，也沒有對狙殺之事大事抱怨，而隻是一味的誠懇與恭敬，隻是偶露戾氣。

這絲戾氣露的好露的很坦誠。

皇帝身為一代君王，正如那日與陳萍萍說話時想的那樣，最看重的便是身旁諸人的心，坦誠便是一端。事前事後，範閑表現的很坦誠，而其餘的兒子和臣子們...卻太不坦誠！

他就這樣坐在畫像的下方，有些疲憊，有些憂慮。畫像上的那個黃衫女子也有些疲憊，有些憂慮，兩個人就這樣一人在畫中，一人在畫外同時休息著。

許久之後，皇帝的臉上重又複現出往日常見的堅毅沉穩神色，站起身來，反手握住範閑呈來的那柄天子劍，走到樓下。

姚公公小心翼翼地遞了一杯茶。

皇帝飲了一口，將劍遞了過去，平靜說道：“傳朕意，監察院提司範閑公忠體國，深慰朕心，特賜寶劍一把。”

姚公公連忙接過。

皇帝最後淡淡說道：“宣召言冰雲、賀宗緯、秦恒...入宮。”

他說了十幾個官員的名字，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那就是...年輕。姚公公領命出樓，分派各小太監去諸處傳人，又自己出了宮門，在侍衛的護送下來到了範府，不需香案，無用響炮，便入了後園，將手中那柄黃巾裏著的劍賜給了那位年輕人。

一應平常，隻是此事記錄在冊，想必明日京都諸人都會知曉此事。

範閑捧著那把劍開始發呆，心想皇帝老子這麼客氣做什麼？

而那些急匆匆入宮的年輕官員也各自惕然，暗中猜測著陛下的心思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